

浙江文艺出版社



纪英
之原编

血祭黄浦

上海滩丛书之(三)



1.5

责任编辑 刘竟如
封面设计 一 敏
插图

血 祭 黄 浦

——上海滩丛书②

纪英 之原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42000 印数00001—20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203-3/I·195 定 价：2.80 元

目 录

1 血祭黄浦

陈金国

寒风料峭的黄昏，警笛嘶鸣，数千军警出现在其美路上……正被追捕的陶姗姗躺在静静的病房里，战友的被捕，爱的破灭，使她在痛苦中挣扎……然而一场出卖朋友、爱人、灵魂的阴谋正等着她。终于，月色朦胧之下，怒涛狂卷的黄浦江畔，她面对了血的一幕。

99 “12亿”大劫案

姜龙飞

今日“百乐门”，明日“恩派亚大戏院”，后日“会宾楼”……这位空军少校已眼花缭乱，迷迷糊糊……只有钱，才能填补无底的欲壑！而整整31箱巨款却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眼前，封条上通红的大印像涂满口红的女人的嘴，发出诱人的笑……于是一场血腥的残杀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发生在碧空蓝天之中。

143 舞厅的枪声

叶孝慎

白俄黄琳琳小姐的魔爪伸向她，“花都舞厅”女老板谢晴瑜帮助她，又嫉妒她，白相人万梓山万般蹂躏她，体弱多病的哥哥为了她以命相搏……这就是舞女温

小桃的坎坷遭遇。

花都舞厅五光十色，旧社会十里洋场的一幕幕丑剧在这里上演。温小桃为生计所迫，在舞厅里逆来顺受，连遭摧残。最后，命运使她拿起手枪，当枪口上一缕蓝烟袅袅散开时，她以为世界上再没有人能伤害她了……

血祭黄浦

陈金国



第一章

密云不雨

寒风料峭的黄昏，警笛突然嘶鸣起来了。数千军警出现在其美路上。

国立同济大学显得紧张可怖。

这是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一个极其阴冷的日子。

一场血腥的镇压正在酝酿。空气中似乎已经弥漫了令人胆战的血腥味了。

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警察局的数千军警严密地包围了这座高等学府。

铁甲车虎视眈眈地停在校门口，荷枪实弹的军警游弋在学校的四周。雪亮的刺刀在金黄的夕阳里闪耀着阴森森的寒光。

刑事处警长丁少鹏不露声色地倚立在校门口。这个同济法学院毕业的警察，并没有为自己今天所担当的角色而感到羞愧，更多的倒是担忧，深深隐藏着的不易察觉的担忧。

来这里之前，丁少鹏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发话人用一种显然是装假的嗓音说道：

“丁先生，请务必对女学生陶姗姗小姐给予保护……她住二〇四女生宿舍……谢谢……”

他还没来得及问对方的姓名，电话便被挂断了。这是谁来的电话呢？显然，对方对他很了解。对方清楚地知道，只

要说出这些，丁少鹏肯定会全力以赴地帮助陶姗姗了。因为，陶姗姗是同济法学院教授陶晋先生的小姐；而他丁少鹏，则是陶晋先生的得意门生，而且，他一直把陶晋教授视为恩师。

确实如此，接到电话以后，丁少鹏便很认真地考虑起来。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至于是谁打电话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倒是如何帮助陶小姐却十分迫切。时间很紧迫，各路军警已经向同济开去，刑事处也开始集中待命了。

现在，丁少鹏已经想好了主意，虽说要担点风险，但这无疑是最好的主意了。

夜幕正在悄悄地落下，局势也越来越吃紧了。

在夜色的掩遮下，丁少鹏悄然潜入了校园里。在那排摇曳着残枝败叶的护墙林里，他紧张地审视了一会儿。

校园里似乎很平静。学生很少，大礼堂里灯火通明，学生们都集中在那里。护墙林对面的高墙上，贴满了层层叠叠的标语，日晒雨淋使它们变得疮痍满目，有几条好像是刚刚刷上去的，在朦胧的暮色里清晰可辨。

请求教部修改业已公布的自治会章程！

强烈要求学校当局撤回开除学生的成命！

我们要晋京请愿！

丁少鹏突然感到一丝愧疚。

学生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可是，当局为什么要这样恼羞成怒呢？有什么必要出动数千军警来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呢？他无法对此作出回答。一个地位卑微的警长，当

局所要求的只是服从，绝对的服从。

丁少鹏刚刚走出护墙林，突然被一群学生围上了。

“警察先生，您有何贵干？”

丁少鹏十分窘迫地面对学生的质问。想不到看似平静的校园，学生们却是很警惕的。

“请不要误会，我没有恶意……”

他沉着地说。学生们对警察一向很反感，情绪相当对立。他想取得学生们的谅解。

这时，一个身体孱弱的学生急步走来。

“凌浩昶，我们抓获了一个警察……”有学生向他报告。

凌浩昶沉思不语，只是很认真地注视着丁少鹏，眼睛里是一种十分坚毅的神色。

他显然是个学生会的领袖。丁少鹏也对他看了看，这张苍白的脸上充满了忧虑。

“凌浩昶，把他送地检处吧……”

“对，送地检处……”

学生们纷纷议论。

“可以看看你的证件吗？”凌浩昶突然问道。

丁少鹏犹豫了一下，点点头，从衣袋里拿出了他的职员服务证。他觉得这个学生会的领袖果然不同凡响，他对事物的观察要比他的同学深邃得多。有了证件，便有了舆论的主动权。但是，丁少鹏所担心的倒并不是这些。

凌浩昶接了职员服务证看了看：“哦，丁少鹏……市局刑事处警长……”

“你来干什么？”他问。

丁少鹏说：“我找陶姗姗，陶小姐……”

“有事吗？”凌浩昶问。

他疑窦重重。此刻，好几千军警正包围着他们，谁能料到会出现什么局面呢？陶姗姗是学生自治会的常设委员，她刚刚从外面联络回来，学自会正在听取她的联络汇报。事情很危急，这个刑事处的警长找她干什么呢？

“有点私事。”丁少鹏想起了那个奇怪的电话。

“能够转告吗？她现在不在……”凌浩昶撒了一个谎。

“她父亲病了，很重。”丁少鹏同样撒了一个谎。

凌浩昶突然有点不好意思：“如果是这样，我去找找看。”

凌浩昶走了。把丁少鹏的职员服务证也带走了。

几个学生仍然围着他，显然是监视。

过了一会儿，凌浩昶回来了。他的脸上比刚才严峻多了。

“丁先生，陶姗姗不在。”

丁少鹏不无失望，同时又有点庆幸。既然不在这里，所谓保护也无从谈起了。

“那好吧……我的服务证？”

“对不起，我们会还给你的。可是现在，我们得为你今天的举动作一个证明。”

“这……”

丁少鹏感觉到对方满脸的不信任。

“当然，如果你不想离开的话，又当别论。”

凌浩昶有点冷漠地说。刚才，陶姗姗告诉他，她的父亲并没有生病，因为她出去联络的时候，顺便回家看望了父

亲。因此，他们对丁少鹏的举动产生了怀疑。他们扣下了丁少鹏的服务证，以防警局采取镇压的时候，能够有控告的证据。

丁少鹏当然不知其中的原委。他还以为这是学生们与警察的对立情绪所造成的。没有理由责怪这些纯真的学生们，全是那身黑色的警服所造成的。丁少鹏突然为自己的警服而羞愧起来。他看了看凌浩昶，真诚地说道：

“外面的局势很危急，告诉同学们，千万别有过激的行为啊。因为，你们的任何不当都将给当局作为镇压的借口……你们可知道，刺刀早已出鞘，子弹早已上膛，阴谋的袋子正张开着血口等候着你们……”

他以一个警长的认识告诫着同学们。

事实上，他并不知道，当局早已找到了镇压的借口，只是时间而已。

“谢谢你，丁警长，你的训导与学校当局与政府大同小异，我们相信学生的行为并不过激，也没有任何不当。如果你有点中国人的良心的话，请你去劝导你的警察弟兄，赶快撤回去吧！”

凌浩昶以一个学生领袖的身分对警察讲话。

事实上，他同样不知道，这种说教是多么无力和不实际。

校园外，军警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丁少鹏满怀担忧和同情地看了看凌浩昶。他无力阻止军警们的暴行，他所能做到的，只是管住自己的双手。

第二章

秘密病房

陶姗姗静静地躺着。

病房里弥漫着浓烈的来苏尔的气味，呛人鼻息。

病房不大，无窗，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墙壁和天花板刚刚粉过石灰，床和其它用品也是刚刚搬来的。

在她来到这里之前，病房还不存在，似乎是一间贮藏室或者是爱克斯光片的洗片室。由于陶姗姗现在是警局追捕的人物，因此，院长新辟了这间秘密的特护病房。

病房里很安静。在这所私立济华医院里，知道这间病房的除了院长方未了以外，还有他的外甥女伤科医生朱丽雯小姐。

陶姗姗伤得并不太严重，但不能动弹。爱克斯光的报告上说是股骨骨折。朱小姐告诉她，至少得卧床三个月以上，而且要绝对卧床。

她本是个活泼爱动的女孩子，可现在却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这种静卧病床的生活，使她忧郁万分，愁眉不展，原先在脸颊上的苹果般的红晕，现在看不到了，却是毫无光彩的惨白。

在这间秘密病房里，她同外界的联系全部中断了。不知道同学们的处境怎么样，抓走了多少，怎样处理？受伤了多少，伤得重不重？当局又持什么态度？还有，凌浩昶怎么会在出事时突然失踪了？是他胆怯退缩了吗？这似乎又同他的

性格不符……会不会遭到了什么不测？

静静地躺着的时候，大脑皮层的活动往往更加激烈。这些事情总是无时不在脑子里萦回，这个学自会的常设委员深深地担忧着同学们。

本来，他们并不以为军警会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们采取血腥的镇压。

“我们的要求是正当的，行为也合乎宪法，而且，各校都支持我们晋京请愿的决议，交大、复旦、暨大、圣约翰以及同济附中的同学们都准备声援我们……”

在学自会的办公室里，陶姗姗情绪激昂地说。

然而，年轻的学生们过于天真了，他们过于相信政府和相信不值一文的“宪法”了。他们没有料到，整日里民主、自由、博爱叫得当当响的国民政府，果真用起了铁的手腕，对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施行了残酷的镇压。

病房的门突然被推开了，朱小姐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打断了她的回忆。

“陶小姐，有人来看你。”

“是谁？”陶姗姗不知是紧张还是惊喜，枯燥的病榻生活，使她急于想同人交谈。

朱小姐泛着红晕说：“是丁少鹏……”

她的话音未止，丁少鹏已经走了进来。

“陶小姐，好点了吗？”丁少鹏拘谨地站在病床边问道。

陶姗姗欠了欠身子，说道：“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丁先生，您坐……”

对丁少鹏，陶姗姗觉得十分愧赧。她不应该在那天拒绝

见他。而且，那以后也多亏了丁少鹏救了她，如果不是他，也许她陶姗姗早已见了上帝，至少也要蹲在阴暗潮湿的拘留所里。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陶姗姗急急地问。

“被警局逮捕了二百多人，有十四人受了伤，不包括你。市长也受伤了。”

丁少鹏神情郁悒地说。

“这是他咎由自取，谁让他指挥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

陶姗姗愤怒无比。她想起了那天晚上军警的暴行，想起了被捕的同学和受伤的同学，秀丽的眼睛里闪烁着痛苦的目光。

“丁先生，你也不必担忧，这也许是市长先生被军警误伤了，反正我们学生绝对不会动手打市长的。”

朱小姐插嘴道：“报纸上说，抓住了殴打市长的三个嫌疑分子，地检处正在侦讯。”

陶姗姗说：“朱小姐，其实报纸也未必真实，现在新闻是御用新闻，文人也多是御用文人。同济罢课以来，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可报纸上却说什么……”

朱小姐沉默了一会儿。她并不想参与这种无谓的争论，不管怎么样，报纸上也有客观之处。

“你们谈吧，我下面还有病人。”她说，便起身开门走了。

“朱小姐，你别见怪。”

陶姗姗的目光追着朱小姐，不无歉意地说道。她知道朱

小姐与丁少鹏的关系。他们是很幸福的一对。不知怎的每当想到丁少鹏和朱丽雯的时候，心里总有一股酸楚楚的感觉。

她想到了秦国璋。自己的受伤他还不知道，出于少女的羞涩，她没有让丁少鹏带信给他。他们的关系还没有正式确定。一年来，她一直为此而踌躇不定。她知道，这位警察普陀分局的科长对她一往情深。但她的父亲始终不同意。

她想告诉丁少鹏，犹豫了一下，终于也没有说出来。脸上漾溢着一种复杂的难以言状的神情。

“丁先生，我父亲怎么样？”

“哦……”丁少鹏像是突然记起来似的，“陶晋教授让我转告你，他过一段时间会来看你的。”

“为什么？”想到衰老的父亲，陶姗姗的心里感到十分内疚，“他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麻烦倒没有什么，学校让他们一些教授联合发表了严正声明，仅此而已，只是陶晋教授身体欠安，这次是真的……”

丁少鹏想起了在校园里撒的谎。

“心脏病又犯了吗？”

陶姗姗满脸惆怅。二十二年来，是父亲把她抚养长大，至今为止她不知母亲，父亲对此也讳莫如深。父女俩感情很深。

丁少鹏看到陶姗姗的满脸愁容，劝慰道：“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尽力照顾的。”

“丁先生，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

陶姗姗突然感到鼻子有些发酸，胸口有些发热，一汪眼泪便饱含在眼眶里，她克制着，没让它流下来。

“我本来是不该告诉你的。”

丁少鹏有点谦意。陶晋教授病得很重，他不敢将实情告诉陶姗姗，但又不能只字不提。陶晋教授看上去很危险，应该给陶姗姗一点准备，否则的话，她会受不了的。他今天来济华医院，更主要的是请院长方未了出诊。

丁少鹏站了起来，说道：“陶小姐，你安心养伤吧。哦，还有，凌浩昶现在还没有下落，被捕学生的名单中和受伤学生的名单中都没有他。我会设法了解的。”

不知怎的，丁少鹏突然想起了那个匿名的电话，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了解到。他总觉到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注视着他。

这双眼睛是谁的呢？

第三章

欲擒故纵

秦国璋收起了散在桌上的宗卷，走出普陀警察分局的大门来到了劳勃生路上。

这位即将晋升的科长先生没有多少喜悦，相反，更多的是郁悒和惘然。

自从同济学生为了自治会的选举而罢课以来，他的心情便一直是这样。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警察而忧国忧民。他担忧的是女朋友陶姗姗。他知道陶姗姗是学生自治会的常设委员，因此就更加担忧。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但是，对秦国璋来讲，明确不明确只是时间问题。他十分自信，陶姗姗是同他一样的一往情深。至于未来的泰山大人反对，这也是时间问题，老教授是文化人，当然崇尚自由恋爱。为了博取老泰山的好感，秦国璋苦心练了一年的书法。加上他原来的基础，竟然也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为此，他也获得了陶姗姗的重新评价。

出动军警包围同济的事，他早已听了风声。市局刑事处韩副处长是他很熟的朋友。

秦国璋想到陶姗姗的处境，便给丁少鹏打了一个匿名电话。其实，凭他同丁少鹏的关系，说明了也是无妨的。但是，秦国璋是个处事非常小心的人，即使是要好的朋友，他也不愿意自己的把柄被人掌握。而且，他清楚地知道，这个电话打过去，丁少鹏肯定会全力以赴地帮助陶姗姗的。